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 第四十二回 兔兒絲告乏得銀惠 沒星秤現身說賭因

卻說譚紹聞正在碧草軒上看書，一人進門跪下求救。此人是誰？乃是姓夏名鼎表字逢若，外號兔兒絲者是也。紹聞忙攙道：「起來，起來。」夏鼎道：「須你承許下，我才起來。」紹聞道：「你不起來，我也跪下，也不承許你。」夏鼎只得起來，又為了禮，坐下敘話。紹聞道：「你到底是啥事呢？」夏鼎道：「說起來話長，截近說了罷。這一年，因你立志讀書，我也不便相近。盛大哥公子性兒，也不大理人。東門內王賢弟，只顧他的生意，我也不好乾動他。實對你說，我為你的官事，是挨過板子的人，人也都不器重了。家下幾口人無法過活，那『首陽山』。我也曾攜眷走了幾次。只因本街祝先生，是我自幼拜的蒙師，去年選了河北胙城縣副學。我再三央張繩祖去茶葉店賒了八兩銀茶葉，向河北打個抽豐。一來祝先生是前任，二來這個老先生也是老實人，除了鹽、當店，以及城內好近官的紳衿，把茶葉撒了一少半兒，下餘一多半，無處出脫。我沒法兒，少不的每日結識門斗、學書，又出了學衙，拜了一片子朋友，才出脫哩將盡。收了十二兩七錢多銀子，還有十數封未送還。誰知冤家路窄。一日同張學書北鄉看戲，離城一里半路，你說是誰的戲？

偏偏是茅拔茹一班臭卷戲。這狗攘的，如今狼狽不堪，身上衣服，也不像當日光彩，穿的一件大褐衫，圖跟戲子吃些紅臉飯。我也不料是他，他見了我，遑遠喊道：『那不是省城夏大哥麼？』到我跟前，俺兩個作了一個揖，一手拉到酒館裡。我把書辦捏了一把同去。進得酒棚，他叫酒家燙了一鉅酒，斟了兩杯，放在俺兩個面前。你說他頭一句說什麼罷，他頭一句便說道：『請喝一杯罷，樹葉兒也有相逢日子，不走的路還要走三遭。我當初在祥符，多承夏兄管待，今日定還。席。』那張書辦是個精細人，見茅拔茹豎眉瞪眼，不是個好相法，便說：『夏少爺少吃一杯罷，來時祝師爺再三吩咐，叫早些回去哩。』

茅家便問道：『夏兄在師爺衙門麼？』好個張書辦，舊日住過刑房，今日又住學署，見景生情，便道：『夏少爺是新師爺表外甥，今日來看表舅的。』茅拔茹想了一想，說：『不吃酒也罷，夏兄你且回去。』那日方得沒事回到學署。過了兩日，就有朋友送信，說茅家約的打手，叫做順刀會，等我出胙城，要打折腿、剝了眼。我怕了，也不敢等收完茶葉錢，就悄悄的回來。那一日在路上，見一個鬍子，穿了一領褐衫，引了兩個人從北來，幾乎把我苦膽嚇破。到面前，卻是一行走路的，才放了心。進了家，只落了十兩多點銀子。還了二兩陳欠，又開發二兩柴米錢，餘交張繩祖打發茶葉店，下欠二兩。茶葉店全相公到還鬆。只這二兩銀子，我卻像欠下張繩祖的皇糧了，每日叫他那老賈上門索討。說的言語，我對你也說不出來，只是很不中聽就是。我萬分無奈，承許今日完他，只是我再沒法起辦。

萬望賢弟念咱那香火之情，替我周全周全。真正叫我在老賈面前丟了人，我委實頂不住他。若不然我何不問你要三兩五兩哩，我委實是急了。」紹聞道：「你再休提那張繩祖，我前已對你說過。我先世累代書香，到了我連半前程兒還不曾到身上，現今先君涂殯在堂，我將來何以發送入土？我如今立志讀書，雖此時先生有病，我只管每日自進個課程。昨前小考，程公取我童生案首。或者宗師按臨，進個學兒，也未見得。若提起你與張繩祖的事，未必就是正經事，我也不聽，我也不管。」夏鼎道：「張繩祖這宗銀子，委實是欠茶葉店全相公的，若干一點賭嫖的蹤跡兒，我就是個忘八大蛋。萬望周全一二。你方才說張繩祖不是正經人，這話一絲兒不錯。你自以後也相公可遠他，不可近他。放著書肯不讀麼？各人圖個上進。混帳場中，闖來闖去，斷乎沒有什麼好處。我也叫他那老賈賸的足贖。」

就是欠他這二兩銀子，原是當日承情的事，老賈硬拿出討賭賬的手段，輸打贏要的光景踐踏人。你只替我周章了這一點子事，我再進老張的門，雙腿跌折；我要再見你進他的門，我竟仗香火之情，你臉上我定啐十來口唾沫。你只管讀你的書，進了學中學中進士，我跟你上任管宅門，管馬號，管廚房，享幾年福罷。」紹聞道：「閒話不說。你要二兩銀子原沒多少，但只是我此時欠人家一千多兩行息銀子，手委實窘的很，如何替你酌處呢？」夏鼎笑道：「二兩銀子，叫我今日可真難起辦，你就窮了，也易處。你看家中有什麼穿不著的衣服，拿一兩件子，拿在當店，就當夠了。待我手中活動時，贖出來還你。」紹聞道：「衣服本沒剩的，我也不好回家去取。若家母、賤內問一句，我說啥哩？」夏鼎道：「你休拿狠心腸拒絕我，我也是識抬舉中用的人。我只是吃茅家要約人打我的虧。若不是胙城撞見他時，茶銀討完，今日也犯不著乾動賢弟。」紹聞想了一想，指著案上一個硯池道：「這是一個端硯，你拿去當二兩銀罷。」夏鼎道：「我家的端硯，只賣了五百錢，這端硯如何能當二兩？」紹聞道：「端硯與端硯不同，你沒看上面有年月款識，是宋神宗賜王安禮的。當日是十兩銀買的。你只管當去，管許只多不少。你把當票給我。」

果然夏鼎看了一看，塞到懷裡，作別起身。到鬆茂典當三兩紋銀，分了二兩一封，一直到張繩祖家。

恰好張繩祖在家與假李逵說話。夏鼎進門，張繩祖身也不欠。只說道：「坐下。你來送銀子來了。」夏鼎掏出一個紙封兒放在桌上，說：「你看看，二兩鬆紋牛毛細絲，一毫一忽兒也不短。」張繩祖拆開一看，果然成色頂高。老賈取過戥子，稱了一稱，二兩還高些。哈哈笑道：「老夏，老夏，我真服你是一把好手。這是那裡銀子！」夏鼎道：「你只管我不欠你的罷，何苦盤問來歷？我只是偷的就是。」張繩祖笑道：「你休惱的恁個樣子，委實是全相公催的太緊。」夏鼎道：「欠他的，只得許他催哩。」張繩祖道：「委的是何處銀子？」夏鼎道：「是朋友都比你厚道。這是蕭牆街譚公銀子。我告了一個急，他給了我二兩，我不瞞你。」張繩祖將銀子送與老賈道：「這還是他贏的那宗銀子，是不是。」老賈道：「那銀子沒這高。」張繩祖笑道：「老夏呀，你既然有本事把譚紹聞銀子生發出來，我也不要你這二兩銀子。你只再把他勾引到這裡賭上一場，不管我贏我輸，再與你八兩，以足十兩之數。決不食言。」豎鼎道：「呸！你這就是不吃鹽米的話。我雖下流，近來也曉得天理良心四字，人家濟我的急，我今日再勾引人家，心裡怎過得去。況且人家好好在書房唸書，現今程公取他案首，我若把他勾引來，也算不得一個人。」張繩祖笑道：「你從幾日算個人了？也罷麼，你就把這二兩銀子丟下，我送與全相公，你回家去吃穿你那天理，盤費你那良心去。嘴邊羊肉不吃，你各人自去受恓惶，到明日朝廷還與你門上掛『好人匾』哩。」夏鼎聞言不答。遲了半晌，說道：「人家是改志讀書，再不賭博的人，就是弄的他來，他不賭也是枉然，你怎肯白給我十兩呢？」張繩祖笑道：「我把你這傻東西，虧你把一個小宦囊家當兒盡。你還不曉賭博人的性情麼？大凡一個人，除是自幼有好父兄拘束的緊，不敢窺看賭場，或是自己天性不好賭，這便萬事都冰了。若說是學會賭博，這便是把疥癩、癩瘡送在心窩里長著，閒時便自會癢起來。再遇見我們光棍濕氣一潮，他自會搔撓不下。倘是輸的急了，弄出沒趣來，弄出饑荒來，或發誓賭咒，或擺席請人，說自己斷了賭，也有幾個月不看賭博的。這就如疥癩撓的流出了血，害疼起來，所以再不敢去撓。」

及至略好了些，這心窩裡發出自然之癢，又要仍蹈前轍。況且伶俐不過光棍，百生法兒與他加上些風濕，便不知不覺麻姑爪已到背上，撓將起來。這譚紹聞已是會賭，況且是賭過不止一次了，你只管勾引上他來，我自法兒叫他癢。他若是能不賭時，我再加你十兩。改了口就是個忘八。這是我拿定的事，聊試試看，能錯一星不能。」夏鼎道：「你說的逼真。你既這樣明白，又這樣精能，怎的把產業也弄光了？」張繩祖歎了一口氣道：「咳！只為先君生我一個，嬌養的太甚，所以今日窮了。我當初十來歲時，先祖蔚縣、臨汾兩任宦囊是全部的。到年節時，七八個家人在門房賭博，我出來偷看。先母知道了，幾乎一頓打死，要把這一起會賭的逐出去。先君自太康拜節回來，先母一五一十說了，先君倒護起短來，說指頭兒一個孩子，萬一拘束出病來該怎的。先君與先母吵了一大場。這時候我已是把疥癩癢塞在心裡。後來先君先母去世。一日膽大似一日，便大弄起來。漸次輸的多了，少不得當古董去頂補。豈沒贏的時候？都飛撒了。到如今少不得圈套上幾個膏粱子弟，好過光陰。」

粗糙茶飯我是不能吃的，爛縷衣服我是不能穿的，你說不幹這事該怎的人總之，這賭博場中，富了尋人弄，窮了就弄人。你也是會蕩費家產的人，難說不明白麼？總之，你把譚家這孩子只要哄的來，他賭，我分與你十兩腳步錢；他不賭，我輸給你十兩東道

錢。」夏鼎把頭搔了兩搔，說道：「再沒法兒。」遲了一會，忽然說道：「你只等地藏庵姑姑與你送信，你便去地藏庵堵這個譚紹聞；若不與我十兩銀，你就算不得人。」

張繩祖道：「你現今把這二兩拿回去，改日只找你八兩就是。」夏逢若果將二兩銀袖訖，作別而去。張繩祖送出大門，夏鼎道：

「不可失信。」張繩祖道：「事有重托。」同聲一笑而別。這正是：
人生原自具秉常，那堪斧斤日相傷；
可憐雨露生萌蘖，又被豎童作牧場。